

# 悬泉寺的古藤萝

◎王庆德 文 朱占花 图



一九九三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石家河乡的同志要我见识见识山里的古木，开开眼界。我们蹚过了一条清溪，翻过一道山梁，走进了悬泉寺。

这里名寺，却无庙，无僧，当然没有什么香火。山崖下，一户人家在烧晚饭。灶火正旺，缕缕青烟绕树上，弥漫在山间。夕阳已落山，晚霞映红了石壁。闻有泉水叮咚，是谓悬泉也。因天色已晚，未及一睹。只见一株粗大的藤萝自崖根倔强而出，主干如龙盘蛟腾，枝蔓苍黑古劲，无棚无架，扭曲而上，越过了石崖。

我惊讶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人大开眼界。摩挲着苍老的躯干，恋恋不忍离去。天色渐渐暗下来，即使登高也看不清这株古藤萝的全貌了。带着遗憾，在夜色里走下了山。

在藤萝的记忆里，曾在北京的中山公园见过一片，花盛之时，紫色如流，算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可称不上壮观。前几年，在日本奈良的一座大寺里，见过一株藤萝，干有木桶般粗，树龄有三百年之多，前支后

架，视为神物，精心地护持着，然其枝叶覆盖也仅半亩许。远不及悬泉寺的古藤萝。

恕我寡闻，平生所见藤萝，无过悬泉寺者。

一晃十几年过去，那株古藤萝怎么样了？看到城里的紫藤花开了，我像访老友一样，又去了悬泉寺。

如今的悬泉寺有了庙，在崮山前。崮山原取孤高之意，名孤山。大约有人以为孤山有孤独之意，不祥。就像有位官员看到一个“神农阁”的牌子，说神农也是农，不够现代，责令拆下一样，把孤山改为崮山。名字改了，位置和形状没有变，仍卒然孤耸于苍茫之中，四围诸山俯首，势如星拱。山上有一条窄窄的公路，虽颠簸了些，车子尚能直达，免了徒步之苦。

寺院小巧，青砖黑瓦，有元碑清碑列在门侧，古意悠悠。寺后是铁青的山崖，高有十丈。缘崖有水涓涓，浑潭溅珠。泉不大，水清可鉴。此即悬泉也。不远处那株古藤萝仍茁壮在那里。我像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友，仔细地端详起来。藤根裂石而出，大有六围，

虽稍见枯洞，却仍牢牢地咬住岩石。在举手方及处，主干二分，一枝纤舒曲折，初则缘崖，复又攀树，继而腾空，恣肆蔓延，毫无顾忌地四面伸展。有人评唐代张旭的字，如万岁枯藤。仔细品味这根藤干，还真有点《古诗四帖》的韵致。另一枝，不匍匐石崖，亦不依附大树，而是笔直地窜了上去，高三四丈许，有毛竹的挺，亦有云杉的壮。白居易形容藤萝的干：“下如蛇屈盘，上若绳紫纤。”此干可谓另类，堪为奇观。柔软的藤干是怎样在风雨中凝练成铁杵一般，让人难以想象，只能感叹大自然的神力。

老乡坐在藤萝的丫杈上与我攀谈。我趁机摄取了这个镜头，记录下古藤萝苍老枝的神采。

立古藤萝下，有花香，却不见蜂蝶。原来那花全开在石崖顶端的山坡上，蜂蝶正忙在那里。在崖下，只能看龙鳞般的干，要观全貌须到对面的山坡去。

穿过竹林，爬上南岭，回首北望，就见半个山坡，在墨绿的底色上，万花竞开，蒙茸一片。就如一块紫色大幕斜披在那里。微

风拂动，深深浅浅，飘飘忽忽，袅袅腾腾，眩目生辉，映得古松高柳，还有山坳里的空气都有了紫晕。“悬崖万丈花石合，藤萝红衣绿袖摇”，似可状此。

一阵清风，一阵花香。几对飞鸟绕树，数声啼啭传来，寂静的山间，又平添了几分清幽。

遮了一堵山崖，覆了半个山坡的古藤萝，却没有几人游览观赏。我想，它如果在城里，会被供起来当作神木，盛花时节，自然观者如云，而游客啧啧，文士歌咏，总是少不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货好不如地方好”的俗语。人如此，物亦如此。

可又一转念，这城市的过去也是乡野，未必没有藤萝生长。人来了，藤萝让出了地盘。即便是后来手植盆栽，仅为玩物而已，缺少苍茫的古意。这悬泉寺地远人稀，无人斫伐和修剪，才让这古藤萝有了生长的空间，或缘地蜿蜒，或附之乔灌，或挺然而起，因其本性，任其自然，而成就了今天的壮观。

繁华与僻野，顺境与逆境，孰优孰劣，一时语塞笔滞，难与陈说。（于2008年春）

## 袅袅木柴香

◎胡明宝

木柴总和炊烟相连，炊烟升起的时候，木柴的香味便飘出来。

我一直以为，木柴和炊烟这对孪生兄弟是乡村母亲所有子嗣中，心肠最柔软的孩子。当一个个孩子出门远行，变成游子的时候，它们却与母亲不离不弃，厮守终生。最终厮守成游子眼里最温暖的家乡符号和最浓重的乡愁。

傍晚，天色渐暗。木柴在灶下“噼啪啪”燃烧，金色的火焰像灵巧的舌头舔舐着乌黑的锅底，一束跃动的光带着暖烘烘的热，从灶口挤出来，映在我娘的脸上，又把她烧火的影子投射到背后的土墙上。柴香弥漫，烟气淡淡，墙角的蛛网微微抖动，铁锅里的玉米粥渐渐沸腾，把锅盖稍稍错开，热气涌上来，瞬间塞满小小的厨房。我从弥漫的雾气里钻出来，跑到院里，抬头，烟囱里淡蓝的炊烟像受到某种召唤，笔直地向上，向上。天空上飘着一朵朵云，这些云要把炊烟接走吗？

这是我小时候，每个黄昏最熟悉的一幕。现在，闭上眼睛，回想，记忆里仍弥漫着木柴干爽、洁净的清香。

别看一口小小土灶，一年365天，吞吐的柴火可不是小数。为了填饱那口灶，我娘上坡的时候也不忘捡柴，路边的干树枝、玉米秸、荒草，都是她捡拾的对象。这个习惯，娘说是从生产队时候开始的，那时好像什么都缺，吃穿用度，连柴火也稀罕。她便不得不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地捡拾路边的、坡上的、沟里的、地边的，各种各样的柴火。

那些荒草、麦糠和玉米秸塞进灶里，灶受不了，便无声地咳嗽，一咳嗽就把一团团浓重的白色烟雾吐出来，烟雾又把娘的眼睛逼得直流泪，她边做饭边擦眼泪。每逢这时，我就替她难受，坚持要替她烧火，可每次还没等她应允就被呛人的烟雾赶了出来。

最好的柴火就是木柴，树枝、树墩或者小树干。把树枝折成一小截，把树墩劈开，把树干锯开，把收拾好的干柴整整齐齐码在厨房里或院墙边，不但烧火方便还富有美感。最让人欢喜的是，这些来自槐树、杨树、松树、梧桐、火炬、荆条等的木柴，燃烧起来烟少，更能散发出不同的香，煮好的饭似乎也糅合了木柴的香，格外好喝，而且营养也更丰富。

那时，每年寒暑假，我都跟娘和别人一起去村西南五里外的深沟里捡柴，这里树多，干柴也多，每次都收获颇丰，拿回家先堆在园子里，再一点点理好。我还跟爹去挖人家伐树后丢弃的树墩，往往费半天劲，才能从地里挖出一棵树墩，但我俩都很高兴，用独轮车推着它往家走，满满的成就感。一年里有很多日子，我们像松鼠储备坚果一样疯狂地准备木柴。

我喜欢吃娘用木柴煮好的饭，炒出的菜肴。这里面有满满的儿时回忆，有清苦生活掩盖不住的芬芳，有木柴干净清爽的淡香。

今天，当各种清洁能源和电气化设备占领了乡村家家户户的厨房后，在为家乡发展欢欣鼓舞的时候，我还是想喝一碗娘用木柴熬出的粥，品一品乡愁的滋味。



摄影：巩建国 拍摄地点：白浪河景区固堤段

## 有关纸的记忆

◎齐鲁滨

灰，墨分五色而仅得一二，缺少韵致变化，层次单调。然而做裱画材料却十分好用，这是精于装池的业界高手陈浩的经验之谈。后来上市了一种正方形的纸，称为高丽纸。我最早知道高丽纸是看黄永玉画的荷花，他独到的风格特色，鲜明而强烈地撩拨着人们的心弦。黄永玉用高丽纸画画是反正面都画，他先在纸的正面以劲健的铁线描勾勒造型，以国画、水粉、丙烯各种颜料敷色渲染，再用底纹笔或大板刷在纸的反面施以水墨，乃至画面上多有丝瓜瓢子蘸色点乱其间，一眼大开门就是黄永玉专属的绘画语言编码。再后来将高丽纸绘画登峰造极推向世界的是远涉重洋旅居美国的蒋铁峰、丁绍光一众云南画派现代重彩画家，我的启蒙老师张宏宾先生即是其中的一员。

老百姓过日子要算经济账，那时候有光纸就是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多的纸了，大概数它的厚薄适宜，成本低廉，应用广泛。本子纸、卷子纸、信箋纸、草稿纸、习字纸、演算纸、传单纸，当然还可以用来包东西、盖东西、糊东西、叠东西，攒了卖废纸……

有一类机制的彩色纸，有红的、水红的、粉绿的、淡黄的、浅蓝的、原白色的。一种稍厚，窄边一边带有白边。这种纸，老百姓平常过日子用不大上，一到年节庆典宣传或市面上有什么大型集会，贴

标语、写口号就派上用场了。

厚纸、硬纸，结实的画画和专业制图用的机制纸，潍坊方言中有个专指名词叫棒纸，棒纸一词只在潍坊小范围的局部地域使用，周边县区没有这个词，咨询外地朋友，地方语言中似乎没有关于厚纸、硬纸、绘图纸的另外说词。

棒纸曾被潍坊人派上了更多巧妙的用场，那时潍坊人结婚的新房墙上常有“天作之和”“白头到老”之类的吉语吉言，就是用棒纸写的。在地方美术队伍里办展览搞宣传，版面都是只裱糊上棒纸、有光纸就画向阳的葵花、常青的苍松、梅、兰、竹、菊等。再用抹布沾上颜色滚个花边就算裱起来了，这些路子也都是从工艺美术传出来的。

我的一位年轻的老家是胶东的同事说，他们烟台莱阳管糊窗户的纸叫作“二板纸”，取其微透光效果略好一些，三四分钱一张。有一种更厚一些的，叫做“大板纸”。无独有偶，我的同行张向军告诉我，早年间惠民地区商河一带农村叫那种用来画画的纸是“大板纸”。我的大学同学老解更进一步肯定地补充说：“有这个‘大板纸’已经是好多年之后的事了，因为我小时候还没有那种很厚的纸。我上小学的时候喜欢画画，老家北镇那边的人就说，你这个纸太薄了，不行，你得用钢连纸。他们那个见识里边，比较厚一点的纸就叫钢连纸。”

## 寿光大棚蔬菜咏

◎刘树亮

海岱田肥沙土软，年丰人寿庶蔬艳。  
大棚连片逆时节，种籽乘舟天际返。  
五色青椒品种美，六棱红柿凭高赞。  
欣观农圣我乡贤，造字仓颉开笑眼。

## 迁徙二咏

◎高立基

髯翁九徙

静庐安寓十余年，地画新图动拆迁。  
孰料古稀逢九徙，髯翁辟馆冀安然。

邓居幽芳

清早敞怀闻草香，眺瞻田野果蔬芳。  
栖居郊外无喧闹，吟兴寻幽乐岁昌。

## 上沂山

◎郭顺敏

不意山行竟带甜，槐枝探进短吟间。  
风来闲阅碑林字，溪去湍升玉带烟。  
俟地一螺旁落座，悠然两崮正谈天。  
十朝十六真龙降，灵气逼得暑月寒。

## 沂山拾韵

◎祁汝平

兰月佳音乐友朋，沂山览胜喜攀登。  
峭危扁庙壁千仞，俊逸碑林石万层。  
白水溪听清泻泻，玉山顶看碧山腾。  
盈眸秀色难描绘，人在无边画里行。

## 暑假的挑战

◎王化德

今年刚放暑假，外孙就来住姥爷家，虽是短暂逗留，却做了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外孙从济南来小县城，是为了换换环境，感受一下久违了的乡野田园气息。姥姥的菜园里种了许多蔬菜，经常吃不完。外孙嬉闹着嚷嚷：“到小区门外的早市上去卖吧！”我家无人经商，起初以为他是随便说着玩的，没承想外孙说干就干，翌日，晨光熹微，便从床上一骨碌爬了起来，满脸精神地说要去卖菜。眼看他真要去，在我的劝说下，总算暂时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

我们楼前有一小广场，盛夏时节，虽说白天酷热难耐，可到了晚上，户外刮起风，也就凉快许多。小广场上人头攒动，大人小孩跑来转去，很是热闹。一天下午，外孙买了一瓶冰红茶，又让我们拿来冰糖、纸杯和西瓜，说从网上学的，要自己做冰茶，晚上到小广场上卖。天哪，他竟然还惦记着当“货郎”，听着这“不着边际”的话，我断然否決。可他不要休，还是软磨硬泡据理力争：“就让我挑战一下，也为以后干事积攒点经验不行吗？”这让我着实吃了一惊，一个刚十岁的孩子，小小年纪竟然想得这么多。

晚饭后，我将信将疑地跟在他身后，端着盘子里摆放整齐的五杯冰茶，直奔小广场。刚开始，只见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广场东侧的一个边角处，把盘子放到长凳上，很不自在地站在一旁。时间在期盼和焦虑中悄悄溜走，周围人来人往，外孙的冰茶无人问津。这样的情形大概让他感受到了“凉意”，真切地体验到了现实与想象的差距，满满的自信也在“降温”。外孙尴尬、无奈，犹豫再三，还是鼓起勇气，提出要随散步的人群去叫卖。只见他端着冰茶，在昏暗的夜色中，来回穿梭于三五成群的人流之间，远远望去，时而走走，时而停停，不住地比划着说着什么。过了许久，也不知问过多少人，终于卖出了第一单。他兴奋地蹦跳着跑了回来，老远就报告“首战告捷”，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脸上的笑容充满了成就感。有了收获，更增加了自信。他顾不上休息，又拿起两杯，一会儿就消失在人流中。一杯，又一杯，最后，竟然真的挑战成功，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当初外孙的举动并不被我看好，可就是这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偏偏成功了。培养孩子，培养一个心理健全、能懂得自食其力的孩子，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外，多么需要家长与社会的支持与鼓励呀。作为家长，应该多给一些关注、理解和引导，而不是武断地干涉他们的合理想法和行动，这样，或许更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